

# 軍中散記

戴夫著



# 軍中散記

戴 夫 著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# 軍中散記

戴夫著

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〇〇四号

江苏大星出版社出版

南京湖南路十一号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前进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 6/8 字数 101,000  
一九五八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二月第三次印刷  
印数 16,501—22,500

统一书号：10141·505

定 价：(6) 四角四分

# 目 录

冀南行.....( 1 )

在人山中.....( 36 )

从冀鲁豫到冀中.....( 68 )

奔袭口前.....( 95 )

长春西郊之战.....( 106 )

所向無敌.....( 126 )

轉战海南.....( 145 )

后 記

## 冀南行

### 燃烧的山

愉快地打着唢呐，人们解下裹腿，都先后下了水。这是二丈来宽二尺来深的一条溪流。水从山峡中奔腾下来，喧嚣着拥挤到人们的大腿上，迸激出银色的水花。上了岸，走上铺满碎石的河滩，绕过被绿绒球似的“扫把子”围拢起来的菜畦，队伍零零落落地，走进了一个不大的山村。

村里只有长长的一条半边街。右边紧靠山脚根，肩并肩地排着一长列房屋。在左边，快要熟了的谷子地，掀起海水一般的碧浪。八月的太阳出没在破絮似的白云中，在晴朗的清风里，荡漾着谷穗的清香和新鲜的泥土的气息。

为要等待落在后边的同志，前头的人都各自找着荫凉的地方，坐下来了。我看见槐荫底下一块被人们屁股磨光了的青皮石，便想过去歇歇脚。刚跨了两步，觉得有个什么东西，攥住了我的右襟；低头看去，原来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，一把抓住了我。

“同志！”他一手拿了一块上面写了白粉笔字的黑板，天真地仰起挂着两条鼻涕的小脸，向我说：“你认认看，这黑板上写的是什麼字？”

我看见那上面写着“赶快藏粮”四个大字。这是兒童团的孩子，我知道我要不念一念这四个字，他是要不讓我通过的，便照着念了一遍。念完之后，我忽然觉得这孩子可爱起来，便問：

“对不对呀？”

他天真地忸怩起来，歪着头羞怯地笑了，偏身給我讓开了一条道路，輕輕地說：

“对的！”

他的眼睛像星光一般地顫动，我觉得他更加可爱了，便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要他回答我的問題：

“藏粮干什么呀？——要是說不出，你也不能走哩！”

他表现得十分不好意思，羞紅了脸，笑着要掙脫我的手。

“你不放手，我就不說！”

为了表示对他讓步，我略略松了一松手：

“你說吧！”

“屯粮給八路軍吃了打日本！”

他迅速得像放鞭炮一般地說完，驀地掙脫我的手就跑了，等我再伸手去抓时，他已經跑得老远。我见他頻頻回顧着，逃也似的从三五个老头子当中，鑽进一个有着高台阶的大門里去了。

我刚在青皮石上坐下，这孩子的脸便又在半开的門縫里显现出来。我点头招呼着叫他出来，他也学着我的样子，叫我到屋里去。但我的屁股一离开石头，他就狡猾地溜进里面去了。我刚一坐下，他又伸出头来。我們两个全乐了。

“出来呀！”坐台阶上的一个老人，眯細了眼睛，亲热地笑罵說：“同志們跟你玩哩！”

这老人原来在和几个老伙伴，听一个青年在讀“百团大战”的捷报。这时大概已經讀完了，他們一齐愉快地扭轉头，去看那頑皮的小孩。那孩子像麻雀一般，飞进屋里去了。头一个笑罵孩子的老人，便靜恬地笑着向我說：

“孩子們是——一天到晚保在頑皮噢！”

說着，乱草般花白的鬍子，便在他下額上慈祥地顫动起来。

“走哦！”这时打河边走来一个两腿湿漉漉的同志，向走在前头的同志喊着說：“团长說是不在这里休息哩！”

於是坐在最前头休息的同志，便繼續向前走动了。我也站了起来，看见老人們在用微笑欢送我們。

“到前头的村子还有多远呀？”我随便問他們說

几个老人一齐回答：

“前边沒有村子了”。

其中有一个站起来用手指划着告訴我說：

“繞过山脚，上一个不大的坡，下去就是河南地界了”。

不知为了什么，我忽然酸楚起来，觉得最好是不是离开这里。在最近的一个星期中，我是生活在少有的兴奋里的。道路的崎岖，山坡的陡削，有些村子的“金木水火土，要啥沒有啥”，我早就厭透了，听說要到平原上去，能够看看广闊的田野和天空，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！然而现在，我竟沉默在一种異样的感觉里了，对这平日在我觉得很討厭的山地，却感到了依

恋，恰如小孩子不愿意离母亲出远门一样。

要说起来，这山地的确是值得我依恋的；我曾看见它从死板的岩石，变成一座冒着熊熊火焰的火山，它的火花曾经毁灭了许多敌人，也曾经很好地锻炼了我，以及我所认识与不认识的许多同志。我从脆弱变得比较坚强，是和它分不开的。

这还只是两年多以前的事。曲高公路的两端，终日爆發着大炮的巨响，在头上，日本飞机在底空翱翔，投弹和扫射。我和一个同志带着刚刚成立起来的一个营，开到沁水县去。路上遇到的是“国军”整军整师地溃退。士兵们肩上的枪，有许多都还没有放射过，然而谁的肩上都背着鸡和肉，谁的荷包里都塞得满满的。他们吹着很大的牛皮，东边的往西边跑，西边的往东边窜，并且都说自己要往后方去。

当时上级叫我到沁水县去的任务，是建立抗日根据地。什么指示也没有，只有这样一句话。怎样着手去做呢？乡村里除了夹着尾巴的狗，没有别的活东西；老百姓都躲到山沟里去了。他们还老远地放着哨，只要看见一顶灰帽子，就朝着向别的山沟里逃窜。我没有任何经验，只有一颗不愿做亡国奴，并且要自由地活下去的心。于是有一次，我和几个战士，绕过探脑探脑的“了望哨”，突然在一群老百姓的面前出现了。他们立刻慌乱起来，孩子们发出哭声，女人们发出尖叫。我们说了许多好话，才使他们慢慢地变得安静下来。

但在跟着我们回村里的路途上，他们仍然怀着很大的惊惶和恐惧。我们和他们的问答，很多是这样：

“老乡！咱们中国，——”



“什么？中国？不知道呀！”

“日本鬼子你們知道不知道？”

“日本鬼子？說不上。”

“日本鬼子就是东洋鬼子，他們現在已經打到临汾和潞安府，快要打到我們沁水县来了！”

这时其中有个别胆子大的，才漸漸懂得了我們的話。

“我們这里原是祖傳不鬧兵災的！”

“可是现在鬼子快就要打来了！”

“这都是因为修了汽車路，閻錫山把我們这里的風水給破掉了！”

談話是这样的牛头不对馬嘴！你一說到抗日，他們就把話岔到別的事情上去了。相处一两天以后，胆子大一点的人才向我們吐出这样一句半句的話：

“管他什么人來，只要早点落个定局就得了”。

这一切现在在我記憶中，还好像昨天一般的明白。但眼前的事实却显然不同了：那孩子的單純而又調皮，那老人的靜恬和微笑，是多么热烈、亲切；而我自己，也已不是以前的我了。

沿着慢慢地傾斜上去的道路，两边坡地里的肥大的高粱叶，亲热地吻着人的面頰。轉了一个灣，山路便陡起来了。在一系列长长的岭上，躺着頽圯的城垣，从北而南地蜿蜒着，恰如一条斬断了的怪蟒。据說，从那里往东走，一下坡就不是山西的地界了。

有人快活地唱起长城謠來，起先只有两三个声音，以后加

入的人多了，漸漸成了一個震撼羣山的雄偉的合唱。

我回頭西望，剛才經過的村莊和道路，都被山石和綠蔭遮蔽住了。西井附近羣聚着矗立的奇峯，幾乎上接天空浮動的白云。在太陽的光影里，山在燃燒着，發着強烈的光澤。夾在羣山的當中，樹羣在風中激烈地抖動着，彷彿燃燒着的火把，冒出浮動的煙影來。

這景象是我所常見的。但直到今天，我才明白地看清了它。我曾經和許多同志在那裡戰鬥過，他們里面有很多已經流了最後的一滴血了。和我帶着一個營，開始踏上這個山地來的那位同志，在第一次戰鬥中就為抗日獻出了自己的生命；他是被敵人用機槍打死的。而在最近，那時給我任務“到沁水去建立根據地”的負責同志，也在百團大戰中犧牲了。據一個我最敬愛的同志的來信說：許多曾經和我在一起工作，曾經為抗戰流過許多血和汗的同志，現在也在被閻錫山囚禁了半年之後，槍決了。

我沒有悲哀，只覺得胸中燃燒着熊熊的火。

“把太行山的巨火，燃燒到各個抗日根據地去吧！”

跟隨着引頸高歌的列子，我辭別了晉東南。

## 熱 流

到了遼城鎮，已是河南涉縣的界境了。雖然只隔了一道嶺，但這裡的情況却和晉東南的大不一樣。叢叢密密的白楊，包圍着一堆整齊的房屋。進到街里，便看見牆上的“保甲決議”。白楊的細語與激流的歌唱相和，風光簡直和江南一樣。

到了这里，大家忽然連行軍的疲勞都忘掉了，活躍得像清晨的鳥雀一般，結成三三兩兩的小羣，把鋪在街道上的青石板掀起來，用手掌掬起溝里的流水來洗汗污的面孔。年青的同志們用水互相澆潑着扑打，到處都响着响亮的快活的声音。

在這富有詩意的鎮子里打過尖，便繼續向預定的宿營地——索堡出發。道路在一條大河槽里，因為河水漲泛，有的地方牲口不能通過，騎牲口和牽牲口的同志，便都從山上走了。徒步的同志們則排成整齊的列子，順着蜿蜒曲折的小道走去。

我也是徒步，走在列子的當中，覺得自己十分幸運。追逐在身邊的，時而是肥大的谷穗，時而是粗壯的高粱，夾在它們當中，還有幾年來我沒有見過的碧綠的山藥林，以及爬在棚架上的新鮮的紅扁豆。道路像怪蟒一般地扭曲着，有時延伸到林蔭里，有時盤曲在山崖邊，有時便與細流交錯，蜿蜒在礫石灘上。走着這樣的道路，是誰都不會疲乏的，列子前呼後應地呼嘯着，歌唱着，輕飄飄地簡直要飛起來了。

忽然，歌声沉寂下去，列子走進一座枝葉繁密的果樹林。這里到處都長着高大的核桃樹，深綠的枝葉撐開好像傘蓋，一個緊挨一個地遮掩了河槽。風夾着溪流的喧囂和樹木的吵嚷吹過來，使人感到少有的清醒，涼爽。太陽透過抖擺的樹枝，洒在人們的身上，有如無數的金星在跳舞。空中蕩漾着幽微的音响。被芬芳的气息包圍着，大家連歌唱也忘掉了，只顧貪婪地呼吸着，驚異地顫動着鼻翼。

走出這個果樹林，從一個奇突的山岩，爬上了一个小山坡，列子停下來了。這里一邊面臨奔騰的激流，一邊是重重迭

迭的高山。远远的山岭上，有一条鏈子若隱若現地流动着，离开我們足夠有四五里路。爬山的同志們，是远远落到我們的后边去了。我們等待着他們，把眼睛向我們走过的道路上望去。

大家都惊奇得高叫起来。映現在視野中，是一片蒼鬱蒼茫的大海，奔騰着，咆哮着，哪里見有什么道路？在山岩轉折的地方，只有一条清流，恰如白龙在碧海中游泳。这景象感动了詩人陈坚白。他从汗湿的軍衣口袋里取出筆記本，創作起他的新詩来。

不是詩人的同志們，也解开了衣襟，讓帶着菓树的芬芳气息的風，撫摸自己汗湿的胸脯。

“哦！”人羣中不知是誰惊叫了一声，大家便把視線投射到坡下的河面上去了。那里有一个年青的女人，穿着宝蓝色的短衣，头上裹着潔白的一片头巾，抱着一个小孩子，騎在一匹鋪了大紅毯子的毛驢的背上。在她的一边，一个比她年紀大一些的男人，把褲筒直卷到大腿根，两脚踏在水里，两手牵着毛驢，从河这边向对岸跋涉过去。

“看呀！我們看这河水有多深？！”有几个同志这样大声喊。

詩人陈坚白大受感动，鋼笔动弹得更快了。

水更深了，毛驢笨拙地昂起头来，躲避着飞溅的水花。但它吃不住那男人的牵曳，只得向前迈着艰难的步伐。女人不知什么时候把双膝盘曲起来了，坐在驢背上，竟像生了根一般地稳定。岸上的人們看着倒有点担心，一个劲儿嚷着：“哦！

哦！”

“走噢，發什麼呆！”周團長忽然出現在我們身後說。

原來從山路走來的同志們，已經全部到齊了。周團長催促了兩次，我們都沒有聽到，所以這聲音聽來有點急躁。

大家回答了一個哄然大笑，又排成整齊的列子，沿着陡削的坡路，向河灘里走去。

到了長樂村。一二九師師部，派了一個同志領我們到渡口去。路上見到一個同志，騎着高大的洋馬，馬肚皮被水浸得濕淋淋的，大家便擔心起來。

“唔，水一定很深？”

然而戰士們是不管這些的，他們把褲子一脫，就跳到水里去了。小鬼們似乎有點害怕，聳聳肩頭，伸伸舌頭，慢慢把腳試踏下去。但一到河當中，他們便恢復了愛鬧的個性，互相打鬧起來。干部們有的說要卸牲口，有的說不要卸牲口，雖然下了水，仍在繼續爭辯着。下了水的馬則嘶叫起來，於是愉快的叫聲和固執的爭吵，便淹沒了河水的激蕩的聲音。

過河便走進青紗帳，眼前是一片森綠，不知道路究竟還有多遠。但轉了一個灣，在巍峨的青山腳下，一大片波形的屋頂便歷歷在望了。——啊！這就是熱鬧的索堡鎮！

列子高聲歌唱起來：

“我們要活躍在戰場，  
我們的崗位在前方，  
光榮的任務担在我們的肩上，  
鐵的黨軍，是我們努力的方向，

.....”

## 災 荒

从百草坪到陽郵，在五十里长的山道中，只在深远的山崖里，见到三两个破败而矮小、显得十分可怜相的村子。天气竟比盛夏还热，太陽焦灼着岩石，岩石几乎要噴射出火来，小草都被烤得焦黃了。

我們这十多个人，像在蒸籠里掙扎着一般，熬着脚底的热燙，爬过一座又高又大的山岭，走到一个比較空曠的河滩上。看见有一条溪流，大家便一齐坐下来了，为要潤一潤喉嚨，有的同志用手去掬溪里的水来喝。

这里有两棵山榆，本来已經又瘦又小，被剝去了树皮，摘去了树叶，显得更加可怜相了。我們靠着溪流，疲乏地躺在树蔭底下，准备等一个人来問問道路。

太陽更加灼热了，河滩上的石块在燃烧着，好像世界立刻就要毁灭一样。环顧四围，除开我們这十来个人，竟連一个生物也沒有。

“走吧！”我不耐煩地說：“倒像到了世界的尽头了，那里见有什么人？”

然而別人都不同意我的这个意見。被太陽征服了的同志，疲乏得像死人一般地躺着，还有一点气力的同志則把脖子伸长得像要拔出頸子来似的，希望能在远处發現有一个人走过。

“啊！”忽然有一个同志大声說：“那里不是来了一个人？”

这一声把躺着的人都叫起来了，举眼望去，果然看见一个

黑点子，漸来漸近地移动着。

我們耐心地等待着，希望他能来告給我們一条要走的路。这人終於走近了。是一个老人，一臂挽籃，一手拄杖，像幽灵一般地走动着，张开干癟的嘴，喘出幽微的气息。

“老乡！”老郭站起来問：“到陽郵还有多远？”

老人沒有听到，仍然像幽灵一般地向前騰挪着脚步。我們想他一定是个聋子，一齐站了起来，围着問他的話。他这才像醒了过来似的，把暗玻璃似的眼睛看着我們，干癟得像枣子一般的脸上，显现出一个問号。

我們說了許多話，他完全沒有听懂。

“又老，又餓”他嘆息地說，抖着一只瘦骨棱棱的手，指一指自己的耳朵：“耳朵坏了哩！”

我簡直有点不耐煩了。但有几个特別耐心的同志，却終於用声音和手势，使他領会了我們是在問路。

“陽郵！”他一半自語地說，巋巋地抬起头来，怔了半晌，才轉过半个身子，指一指他后边远远的一丛树林說：“那就是哩？”

再沒有第二句話，他拄着拐杖便走了，从幽微的喘息里，吐出深长的嘆息。

我忽然想起来，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所謂“路洛国”了。

曾經有一个記者同志向我說過：这里恰当晉冀豫三省交界的地方，敌人在冀南一掃蕩，鹿鐘麟便匆匆地跑过来了。随着他而来的，还有朱怀冰、侯汝侖等几个国民党的“磨擦”专家。他們对粮秣的征發是沒有止境的，只要被看见了，就完全

成了他們自己的東西。他們的隊伍還有一個特點，就是沒有伙夫，駐到誰家，誰家就得管飯。這裡山上不產煤，老百姓就得砍柴給他們燒火，柴火一個供應不上，老总們便自動地來拆卸門窗。為着应付支差，壯丁和牲口完全不能下地。接着又鬧起水災來，老百姓既無顆粒存糧，也缺乏防災力量，春秋顆粒無收，大家便只好吃樹皮，嚼草根了。於是接着就發生了瘟疫，死人、死牲口、死狗。

田地完全荒廢了。人們失去了牲口，沒有了氣力，不能夠下地。想當雇工也不行，小米賣到一塊錢十二兩，而短工的工資，每天仍然只是兩毛。……

我倒要親眼來看一看，現在這個地方，究竟成了一個什麼樣的世界。

沿着溪流向樹叢那裡走去，漸漸看見了紅石板搭蓋的房屋。樹木潔白而光亮，發出嗚咽的聲音來，溪流潺潺地流動着，像剛剛死了丈夫的寡婦似的在低聲啜泣。亂石鋪砌的道路癱瘓地伸延到村里，遍身創傷的房舍，充滿了荒涼的氣息。街上沒有一個人。聽到我們走動的聲音，才有一家打開了門，沖出一股惡臭的霉味，從門縫里伸出一張菜色的臉來。我吓了一跳，的確，他給我的印象，是一個大劫之後死剩下來的人物。

老郭似乎也一楞，但他終於挺起身子，搶一步上前問了：

“老乡，這是什麼村子？”

菜色面孔的眼睛，白泛白泛了一陣，才有氣沒力地吐出這樣三個字：

“陽郵呵！”



化費了一兩分鐘的工夫，我們把這村子完全走遍了。但我們沒有找到一間可以駐紮部隊的屋子。哪一家也一樣，沒門、少窗、霉氣撲鼻，塵土堆積得有一寸多厚，好像主人在一年前就已死去，許多時以來一直沒有被人住過的一樣。我在街上遇到老郭。他指定了一間房子，叫我去看看行不行。我去了，是蹲在村東南角上的一個破院子，裡面住着十多個人，女的尖嘴削腮，面如土色，男的軟軟癱癱，連走路也要扶着牆壁，一個老太婆坐着不能動彈，只比死人多了一口氣，兩個小孩子躺在炕上，眼鼻都被蒼蠅爬滿了。——這種地方哪能駐人？

“不行！”我找着老郭，並對他說。“那地方駐着要死人哩！”

“管他死人不死人，隊伍來了總不能不吃飯，只要有口鍋的屋子，就能對付事情了！”

他的話提醒了我。我想起剛才曾經見到，在街北的盡頭，有一個关了門的小舖子。那裡面有一個豬肝色面孔的高大女人，看來不像生病的樣子，也許他家裡會比較清潔一些。生怕別人搶去這個好地方，我匆匆地跑過去了。到了那里，那女人正坐在門坎上，兩手捧着一個大碗，在喝樹葉做成的湯，她的面前站着一個六七歲的孩子，渾身泥垢，胳膊和大腿瘦得像蘆柴棒，而肚皮却出奇地脹大着凸了出來，像一條奇異的大冬瓜。一看見這個孩子，我的心像忽然像觸了電；遲疑了幾秒鐘，才走上兩步，向那女人說：

“大奶奶！借口鍋給我們使用使用吧！”

大奶奶渾身發抖，抬起滿是油汗的臉來，先嘆了一口氣：